

書名 歡喜冤家十二回續十二回 清山水鄰  
刊本  
撰者 明 西湖漁隱主人 輯  
卷 冊十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4  
編號 D8624400

# 冊十一



歡喜冤家  
說舊劉郎

## 第一回

花二娘 智認情郎

世從天不自由

情那肯因情死。先結冤家後聚頭。

這四句詩。只為世人脫不得酒色財氣。這四件事。所以做

出不好。且說個只好酒不好色的人。他生長在松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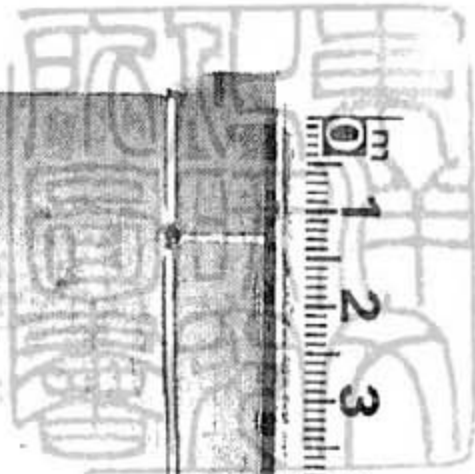
華亭。大團內川沙地方。他父親叫名花遇春。年將半

子。夫妻二人十分歡喜。長成六歲。上學攻書。

得甚不聰明。苦了先生。費盡許多力氣。讀了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4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歡喜冤家十二回續十二回 清山水鄰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44(II)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第續八回

揚玉京假地寡吟

集唐

江上雲亭景色鮮 李邕

浣花春水感魚鱗 羊玉謂

且看欽盡花經眼 杜甫

愁破方知酒有權 鄭谷

官滿便尋垂釣侶 來鵬

家貧休種汾陽田 滄

愚君莫問封侯事 蕭松

安樂無中興澹然 陸君

馬香年卯耕其年鄉試有金陵王謂積金巨萬妻房高氏  
容貌溫柔生得一子還是垂髻內房止用一個使女外  
止用一人管家兩個水使而已一家兒止得六七個人

人多使費太重粗衣淡飯儉嗇非常其廳堂高敞房舍深  
廣後有花園極精書室每科祖與鄉試舉子常收厚利但  
積蓄累世再不生放惟收絲囤米至於絲價高貴發出賣  
了米價騰湧賣去又收真是守錢虜耳不期春初三謂一  
病而亡丟下巨萬資財可惜不曾受享這寡婦止得三十  
一歲靠著家貲度日其年四月中旬忽有兩個僕從衣服  
羅綺云看住房候科舉的管家引他進內看見書房情潔  
便道此處中我家公子意的要多少房金管家問尊處要  
幾間兩人道一起通租我公子請書寫得人攬房金不妨  
每書管家說每科多幾位各自取租共有二十餘兩今

書也只要廿金兩人道我公子大量人出就是二十兩  
公一不許進來隨即取出銀子盡數付說兩人出門引  
了公了進內衣服十分華麗又帶四僕併一小廝五六担  
行李皆精美物件一到即以上儀送之皆值錢美品王寡  
婦十分歡喜命僕置酒相待公子獨席管家二桌大家吃  
至二更歡喜而散矣早公子着小使進謝寡婦道我公子  
故意娘深謝之極欲待今日回荅奈無好酒容到家中  
取美酒到來纔請娘娘哩寡婦道簡慢公子我這邊水酒  
不中你公子意多多得罪那小使道我公子怜你孤寡着  
實要着取你哩自此公子只是看書又着令止存一個小



便一个家人在此伏事餘者回家再來那些家人去的前去  
 了止爾得主僕三人在此居住過了二十餘日乃是端陽  
 佳節王寡婦齊齊整整的擺了一桌酒送與公子又令管  
 家請他僕從那公子見了自已走到外廂王寡婦看見忙  
 忙立起公子上前施禮道打攪娘娘已自不安又蒙娘娘  
 如此錯愛使小生感激無能最情有日王寡婦笑吟吟兒  
 春禮道家共不知大家體統多有得罪處望公子海涵兩  
 三句眼留情公子辭了進內賞過了午公子和家人小使  
 三個兒出來又與寡婦說我們往書館裏要要回來園門  
 開的望娘娘看人不住的看官見一竟出門去了王寡婦  
 見無人在內他便一步步兒走將進去見書房內擺得十  
 分精緻那香爐花瓶瑤琴古劍無所不有抬頭一看見四  
 壁都是指書仔細一看上寫着

書畫金湯善趣

賞鑒家 精舍 淨几 明窓 名僧 風日清美  
 山水間 幽亭 名香 修竹 考証 天下無事  
 主人不矜莊 睡起 與奇石舞鼎相傍 病餘  
 茶笋榻菊時 瓶花 漫展綏收 拂晒 雪  
 女校書收貯 米麵果餅作精供 風月韻人在坐

惡魔

黃梅天 指甲痕 明亂題 屋漏水 收藏印多

油污手 惡裝繕 研池污 市井談 裁剪摺屨

燈下 酒後 鼠嚙 臨墓污損 市井攬 噴嚏

輕借 奪視 傍客催逼 蠹魚 硬索 巧賺

酒跡 童僕林立 代枕 問價 無棟料鈿次

落劫

入村漢手 水火厄 質錢 資錢獻豪門

剪作煉裙被材 不肖子 不讀書人強題評 殉情

宜稱十二事

淨几名香自展對 士宴會賞鑒 名飲揭置座右

野老晴雨較量 同心登挑提攜 空谷時當足惜

良辰美景稱說 可見錦囊懷袖 佳人知趣想玩

馴僕拂晒收藏 裝製妙手整齊 趣人珍獲送還

屈辱十八事

俗子妄肆雌黃 達者一覽便擲 儉夫搜為已有

拘儒塗抹更改 游閑手捲作筒 費完破句點讀

材沙強為敷陳 惡客豪奴強誚 憨人狼籍作賤

市井聚談擾混 仕途包封書帕 巷內路傍粘帖

廳下障風代枕 酒肆茶坊贈炙 措大袂褶裏書

內人挾册裁剪 酒肆書頭上帳 傭書胡寫亂抄





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凡焚香勿雜  
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指幅勿以作枕勿以狹刻  
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得書書者并奉贈此法

閒人忙事

戒殺放生

臨池

看鳥度枝

夜春聲

轉聽聲

挾香燭茗

臨石

看魚躍藻

煎茶聲

刀尺聲

鑿方校石

循蟻移穴

展畫

欵乃聲

擊磬聲

拂拭几筵

呼魚

看唄戲散

木魚聲

搗練聲

澆花種竹

步月

看蛛布網

夜蟲聲

採菱劍茨茨

向火 看雞引子

黃鵠聲

遠笛聲

抄莢花書

焙茶

看劍引杯

風吹壁琴聲

聞香燒燭

煨筆

看日移磚

子規弄晴聲

爆竹

杖策孤往

看雲歸岫

遠村雞犬聲

壑竄長吟

洗竹

看度風帆

目摘畦蔬

風送採蓮聲

洗藥

看水下溪

種蘭

雨滴空街聲

自收舊詩

看鳥打食

隔水鼓吹聲

奇文自賞

鋤園

鳥聲

看鳥反哺

月下歌聲

听巾衩袒

隱几

看鵲爭巢

錫帶鈴聲

鶴聲

鞞鞋從事

捫鱗

看鳥學飛

月下簫聲

竹聲

盛席得餅

澡身

看人割密

雪酒意聲

松聲

喧濁得免

按摩



看蟲變化 夜讀書聲 蛙聲 參悟因緣 參成

看婦挑錦 水落澗聲 棋聲

得人惜二十七事

談對明敏 不習賤劣事 佳山佳水能差詩

間事不傳 避他人譚忌 幽花奇石能吟班

密事機藏 不妄自逞能 暉絲品竹能立解

臨事覺悟 初學行孩兒 書畫能收藏賞鑒

立性有詩 善歌舞小妓 處事能輕語商量

知機達變 窮不干外事 馴僕能領恩風月

高論快心 不始漸終污 女校書言中題詩合

孩兒學語 新婦睡妯娌 書貴兒女不嬌矜

和而不流 處事有分別 談諧中節解人難

取人意九十事

大暑赴宴 請貴客不來 遇佳味煙家不和

樹陰遮景 大暑逢惡客 被醉人纏住不放

游山遇雨 對粗人久坐 把酒犯令不受罰

花時臥病 村漢着新衣 惡客不讀自來康

當時無酒 明月夜早睡 終夜歡飲酒尊空

築牆遮山 醉後聞醉語 暑月背風排筵席

犯人忌諱 出門逢債主 三頭兩面趨奉人





鈍刀切物 何媧婦吟詩 方謁上官忽背聲

流汗行禮 叅官被虱嘍 賞花間僻家與聲

美妾妬妻 不解飲弟子 觀棋被禁不許教

惡俗同僚 酒盡伶人來 患腹泄等廁不着

村漢呼雞 與村伶合曲 新女婿初來輒病

仇人對坐 病起人忘口 不飲酒人伴醉漢

舟中雨阻 老翁進妓館 被賊不來強入門

村伶打諢 冬日飲冷酒 急知廟說寫惡話

大雨送殯 步行着窄鞋 吏胥遇廉明官長

諤妓有情 暑月對生客 強學時樣粧束

玩月雪遊 赴尊官筵席 小兒初入學塾

醫人有病 村奴唱長調 妬妻頭白相守

人訖酷暑 為妻罵藥籠 酒進品物歸家登進

醉後相罵 暑月赴成服 餽送冲冲往來

中饋不理 屢起身辭酒 筵上醉余普庵咒

酒樽磕破 小男女淘席 平少人嘆老嗟貧

主客不韻 論品無次第 筵上學僧道朝請

狠打噴嚏 穢手搥酒器 村漢卷衣隨陽巾

村婿裁冠 檢糞污容衣 村漢歌頭出尾

捉人別字 村庸道字眼 客味散在故先歸

妄議建置 市井着紅鞋鞵 僕僕人誘去夜宿

奴僕厭主 責望不答席 此席稍遲酒器盡

謀陪勢要 陪堂代主謙 總婆遲來已生產

殺風景四十八事

花間喝道 對大僚食咽亦 婦人出街上罵言

列却垂楊 孝子說歌合曲 有美味隱藏臭腐

果園種菜 罵他人奴姪 好妾驅使粗重事

苔上鋪席 筵上亂叫喚 奴家筵上說俗事

看花下淚 侯妾後擡言諷 花架下卷雞鴨

青山起樓 處子犯物議 作客撞番後景

曉春重歡 口喫人相罵 新女婿渾身新

花下晒濕 重鑄古銅器 洛弟舉子罵老師

衣裘墜馬裏 行奸破舊唇 惡札人與使箋紙

泥姑懷胎 買花虎賂棋 問人及弟何年叨奉

玉器失手 盛衣冠入廁 坐上遺大小二便

劉客泄氣 代勢豪飲酒 賞花逢債主索酒

驢吃吐丹 作清態舉止 玩月閉戶張燈

鸛吃金魚 醉吟道學詩 賞花後權算貨殖

瀝酒作咒 醉客墮泥中 居鄉罷執事看馬

歌妓被火 長官殺酒風 花棚說俗事強辯

第續八回





這王寡婦看罷道這個人粘貼着這些詞語清談果然甚  
個趣品又走在他坐的几上一看見有花箋上寫着端陽  
日有感

素質天成分外奇 臨風弱柳影遲遲

孤衾寂寞情無限 一種幽香付與誰

商氏看罷吃了一驚他寫着端陽有感是兄今日之事詩句  
分明說我寡居寂寞之意了原來一見留情教我怎生發  
付正想間只見那公子飄飄然走進房來道娘娘可見我  
兩個小使回了麼商氏道不曾見公子道這般胆大商氏  
道爲便公子說我因戲耍人多捱擠不過着他各自走罷

我到回了不知他兩小還在那裏耍是商氏道今日是二  
日容他們頑耍也罷公子忙向桌上尋那詩兒已不見了  
便向商氏笑道有幾個字兒在此娘娘可見麼商氏道這  
字兒我已見了我拿在這邊思道樣吟咏該你讀書人做  
的明日拿了往學院出首那公子見他搭撥想已春心飄  
蕩假意往袖裏搜看商氏笑將起來公子乘勢一把攔將  
過來是商氏假意推却已被他被那小衣放倒是兩  
起來有詩爲証

水月精神水雪膚 連環美璧夜光珠

玉顏偏是書中有 國色應知世上無



翡翠衾深春窈窕 芙蓉褥穩梅淡烟

若能吟起玉座語 寫作和鳴鸞鳳圖

商氏也因賞節吃了幾杯酒性已亂了又見公子風流心  
也有了又進來見此詩指已蕩了况是个青年曠婦那裏  
按捺得住公子畧畧俱香商氏洋洋倚玉容容易易把一  
个寡婦做了失節婦人這也是美緣偶湊還恐是歡喜竟  
家商氏事已做下也說不得了忙問公子道前時問你  
家姓名居址但回我們還不知道是个夫來頭着哩食  
答應不曾問得真寔今蒙錯愛可說姓名家鄉後來好寄  
些書言八子道我姓楊名玉京父風揚尚書厚封一品夫



入揚州人氏商氏道失敬了原來尚書之子念奴野草得  
伴之蘭是為佛伴多矣言罷出了園門兩個大小管家回  
了玉京取了五兩銀子着小使送與商氏你道八子說你  
孤寡之人怎生今日要你做費持送需須薄儀與娘娘小  
官買果子免吃商氏一面笑道怎麼好收這厚禮小使道  
這是公子恤孤冷寡送來的地公子生性不要拘他不收  
到要怪的商氏子恩萬望謝假托手收了送了小使二百銀  
錢自此商氏見玉京獨在書房通進去與他如此一日五  
京道與你日間做些勾當恐小使一時撞見不好意思今  
晚到你房裡相陪可好商氏道我房裏止得小小孩兒伴



睡他又不知甚的事兒今晚本睡門等不本便了以後本睡且未  
同床而睡他兩本

在天願為比翼鳥 在地願為連理枝

且是相親相愛兒養兒綢繆到了五月盡邊只見去的四公  
家人又添幾個担些酒菜之類走進門來見了玉京道酒  
到了忙叫厨下整四桌酒起來傍晚整治端正了公子擺  
下一桌在書房內自陪商氏餘外三桌擺在外廂着家人  
等接王管家兩本小使一個使女盡情而吃玉京陪商氏  
傍邊坐着玉京兒把上好花露酒只顧自己斟着勸他  
石兒正更外廂王家大小俱被酒醉困得東倒西歪那些

楊家的人在外廂忙個不住玉京把商氏灌了兩杯把自  
已鋪陳捲起抱他困在床兒上將小孩兒也困在脚後自己

脫下巾兒脫下麗服忙將書房玩器收拾停當去看外廂

內房收得盞盞俱扛去了這些強盜將書鋪陳玩器一齊

盡挑了去又往商氏頭上取了金簪金珥一件布草也不

相留一竟往水西關去了汗並無衣人知王家吃了蒙漢藥直

至次日未牌方起管家一看見門是重重開的疑是楊家

僕從出入往裡面來一看內房裡箱籠一個也沒了吃了

一驚口內叫道不好了商氏驚將醒來一面往外竟走開

頭為何管家道你看商氏到自己房裡一看驚得目定



呆還認是外邊來的小賊，不要把公子物什偷去。怎了又  
往書房一看，連人一個也不見了。方知公子明是強盜行  
計，善取他的家私。一家大小懊悔之極。商氏頭髮鬆了，去  
摸簪子也不見了。耳上金環已被除去。罵道：好狠心強盜！  
心下又想白白被他弄了幾時，心中好恨。那裏去緝得他  
出那些鄰舍家背地裡笑着。王謂在生苦捱苦守白白的  
替強盜看了一世錢財，輕輕的被他做幾担挑去。後人有  
笑着他道：

讀書為盜未嘗  
王謂空為守

巧騙孤婿許交  
夫人陪了又

又曰

斯文強盜好機謀  
假意憐孤還暗慕

扮做官家貴客流  
殷勤十萬上湯州

又曰

果然奇計十分新  
貪得一杯蒙漢酒

誰道家家是綠林  
家秋巨萬他為壘

向後來那班強盜，又在外省行術被捕人捉獲，有子失主  
根做對頭，問成死罪，半斃于獄。半赴極刑，正是

老薩不離井上破

將軍難免陣中亡

總將羅僕從，錦綉王孫四壁清。供午時情，何說不信為



風流貴客，而孤豸稚子，能與防之好深愛厚，知已傾，鶴內外交相，時勸東西已入，殿中，阻來追悔，徒然暗地，其嗟何及乎。

此詩以崇高自詡，而賦其真，實對學，雖中不日，心匪附，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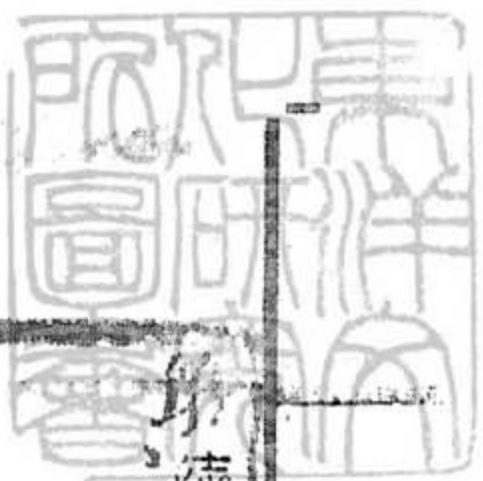
續九回

朱公子會淫山壽計

滿江紅

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進道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誰教人白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誰不羨千鍾。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在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又不須設藥訪蓬萊。但寡慾。

這寡慾二字，有許多受用，非但却病延年，而免姦淫之禍。如今且說個好色傷身的故事，這個乃嘉靖三十一年上





此人二十八歲名喚朱道明父親乃當朝極品母親一品夫人生在浙江杭州府永嘉縣人氏娶了兵部王尚書之女自是金谷嬌姿蘭閣麗質十分標致的了夫妻二人十分恩愛只是這朱公子自小曾讀過幾本經書上說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把這個偷字看得到十分有趣他把家中妾婢俱已用過這妓不必言之把這偷之一事便心心念念的做着也被他偷了許多他是一個貴公子那偷婦人自然比別人不同容易上手他倚一容易把這椿事看得不打要緊了到處着脚都是他威勢不敢不從各處好淫無度他家村戶的婦女畧有幾分顏

色無不到手就是鄰近人家租他家屋住前定然不肯

翻翻公子游 駿馬控高頭 前呼後擁  
赫赫如王侯 驕奢公子性 言出如軍令  
稍稍不遂心 唯唯求饒命 欣欣公子心  
父母愛如金 生長榮華地 安知人世貧  
公子愛女色 巍巍勢相逼 強好烈性人  
那管請何律

按下朱公子且說永嘉縣一個良人家姓伍名星年紀三十歲了娶了一房妻室年紀二十餘歲其母夢蓮而娠取





名蓮姑果然有羞花閉月之容，落雁沉魚之貌。夫妻兩口做些小生意度日，伍星還有一個同胞兄弟，伍雲年已廿五歲了，未有妻室，生得一身力氣，胆大心粗，就克在温州爲民兵，他獨自一人在營伍中住下，常常過一月或半月來望兄嫂一次。不期一日，那伍星去營中望伍雲，一時未回，日色將午，蓮姑在家無水炊飯，乃自提小桶向井邊汲水，那井離他家門首四五家門面，正汲了提回，劈面撞着朱公子，蓮姑急急提了往家中閉門進去。公子一見道：「好一個標致婦人，原來住我家房屋的，怎生一向並不知道。」芙蓉嬌面翠眉顰，秋水含波低溜人。

雲裏輕籠時掩挽，金蓮潑映井邊根。

朱公子急急還家，叫家人來問井邊過去幾間那房子裏，遷住的人家姓甚名誰，作何生理。是那一個家人管租，查來是朱吉管的。忙喚朱吉到來，道：「你管的怎一向有這樣一個美婦人爲何不通報我？」朱吉道：「這人家姓伍，是上年移來的，因他兄弟是一個粗人在營中當兵，動不動殺人放火的，恐公子爲着此事，着他毒手，所以不敢說知。朱公子道：「我巍巍勢焰赫赫威名，我不尋他罷了，他怎敢來尋我？你不知道我有一詩讀與你聽。」

我生幸值得平時，春風和氣長熙熙。





幸今喜在繁華地

山出永嘉人秀麗

此生此世豈徒然

好景情懷樂所天

金銀過北斗

此世不求珍

萬歲虛生耳

縱有錢財亦虛死

世間萬事非所首

惟慕妖燒而已矣

君不見古卓文君

芳名至今千載傳

古人今人同一致

有能逢之亦如是

人生少年不再來

人生年少且開懷

黃金買笑何須吝

白璧偷期休更猜

我身本是風流客

願向金門長策

脚踏踏通海天涯

久慕傾城求未得

東鄰有貌傾長城

實在深閨十八齡

蕙性芳心真敏慧

玉顏花貌最娉婷

春山遠遠秋波淺

嫩笑纖纖紅玉軟

上道能字衛夫人

下觀工詩朱淑真

柳絮才華應絕世

梅花標格更超群

雲閣霧閣深

羅幃錦帳重重貯

絕似嫦娥住廣寒

世人有限無能

徐徐思後更思前

回首自覺無邊

應是前生曾種福

今生富貴是前緣





朱吉說我想大相公真是前生注定的若編傳那裡肯受  
 得起公子道伍家妻子急須為我謀之這據標致婦人怎  
 肯放下罷了朱吉道伍雲雖然粗莽他哥子伍星為人極  
 是本分想他的需須生意夫妻二人那裏度得日來不知  
 先待小人去誘他到衙裡來與他說出情由如官大相公  
 借他三五兩本錢錢他房租若不肯趕他出屋再尋他事  
 故把利害言之他自然妥當也公子說銀子小事只要事  
 成應成到手重重賞你說了朱吉欣然竟往伍家恰好伍  
 星已歸朱吉挽了伍星的手一頭說一頭走着看跛到朱  
 衙門首竟到朱吉房裏坐下朱吉方纔說出這道我家公子  
 為人極是個風流慷慨的漢子只是忒風流了些見了人  
 家這一個標致婦人就是蒼蠅見血的一般死也不放定要  
 到手纔住一相好了十兩半斤也肯買他直待那婦人到  
 意便弄得那個人家人亡家破還不肯放他直待那婦人到  
 手方住好笑那些痴人好好的依頭順腦起他些銀子不  
 要定要討他惡性發弄得死裡逃生端然定要遂他心事  
 纔饒伍星道也是個財勢通天所以幹得這般買賣若是  
 我們這般人做夢也還輪不着哩朱吉道今日我有一樁  
 事我有些疑心我故特特問你今日午前我公子在你門  
 外井邊見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婦人汲水不想被他見了





他又螞蝗見血的一般叮住查訪眾兄弟們說是伍家我  
 想井邊只有你姓伍你停會歸家問你令正今日曾出門  
 汲水麼若不是他還好若是你的時節又是一樁疑難事  
 了伍星呆了一會道哥大分足了我早晨不曾汲得水便  
 去望兄弟纔來他午上做飯見沒有水只得自去汲了如  
 今怎麼求得一個計較方可免得這事朱吉道若果是怎  
 生免得伍星說哥做你不着我連晚移在兄弟處罷朱吉  
 道不好不好連我也活不成連你兄弟也吃不成糧了伍  
 星說不信怎生利害朱吉道我方纔說的倘若不依從他  
 便生心毒害你若移去與兄弟住他便把我一狀告在

好裏說我與你妻子通姦將他全銀若干高四盜出藏在你家  
 裏一時知覺事發暗地移往兄弟某人家窩網那時我被  
 他分付的上些小小刑法自然招了你那如何伍星見說  
 目定口呆道這事怎了朱吉道依了他便公安婆樂得他  
 些銀子做本錢况妻子還是你的神不知鬼不聞只我四  
 人知道有何難事伍星說恐我違姑心下未肯朱吉笑道  
 人家婦女瞞了丈夫千方百計去偷人一個丈夫明明要  
 他如此那裏有个不肯的他口內粧腔不允心中樂不可  
 言你今回去把我這番說話細細與嫂嫂說却我黃昏時  
 從你後門來接他明日早早送他回來少也有幾兩銀子



哩。伍星說想來實難。這亡入要被罵了。朱吉道：別人怎  
生知道？難道我來罵你？這露水夫妻也是前世種的。自古  
三世修來同一宿。又曰：千里姻緣使線牽。我和你是強不  
得的。若是得他喜歡之時，後來享用不盡。伍星起身作別。  
回到家，見了妻子，問曰：你今日午上可往井邊汲水麼？  
蓮姑道：因做飯汲水，我去汲的。正汲完了，提水歸家，不想  
撞着朱公子，他便立定了腳，直看我，閉上了門，方去。有這  
般樣一個書獃，你道真好笑麼？伍星嘆了一口氣，不說蓮  
姑見丈夫不樂，便問爲何着惱。伍星把朱吉利害之言，前  
前後後一一說了。蓮姑道：這般事如何做得？自古道：欲人  
不知，除非莫爲。一被人知，怎樣做人？伍星說：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此事今晚從他性命可保，待我悄悄去到杭州海  
寧，租下一間住房，家什物早先後去安頓，定受了與兒  
弟說知，一溜風去了，方可免禍。若不如此，恐蕭牆禍起，  
蓮姑道：羞人答答，怎生幹着這般事？末伍星道：終不然自  
已渾家肯送與別人睡的？只是保守你我身命之計。只索  
從他罷了。夫妻二人正商議間，天色看看晚，將下來，只見  
朱吉推門進來，笑吟吟道：恭喜公子，說道你是忠厚人，着  
我送十兩白銀紅綠紗二疋，與嫂嫂做衣服穿。伍星道：精  
精的氣，汲得一桶水，兒做出這般大事，一邊說話，把這

紗收了進去。連忙將錢買些酒，殺請朱吉吃着，說說道：「不覺黃昏，朱吉催了蓮姑，往後門從私路而去。進了朱衙後門，領他到公子的外書房坐下。只見書房裏邊走出朱公子來，笑嘻嘻上前作揖。蓮姑還禮，朱吉捧出酒盒放在燈前。朱吉出門去了。公子拴上房門，便斟了一杯酒，送與蓮姑。自己斟了一杯坐下，叫伍娘子請蓮姑。只是假意不吃。公子再三勸他，畧哈一口兒，放下。公子自吃了幾杯，走到身邊勸他，只是不吃。被公了抱至床沿，扯下小衣，推倒。赤上雲雨起來。」

洞房幽乎徑絕，拂袖出門，踏破花心月。鍾鼓樓中聲

未歇歡娛佳境，在人何曾怯擁香衾。情兩結，握而攜

雲暗把春偷，設苦短良宵，容易別試。聽紫燕深深說

玉漏聲沉，人影絕。素手相攜，轉過花陰。月蓮步輕移

嬌又歇，怕人瞧見，欲進羞還怯。口脂香羅帶結，堪海

盟山盡向枕邊設。可恨雞聲催曉，別臨時，俯自低低

說

須臾雨住雲停，脫衣就枕，到五鼓重整餘情。天明起身，公子白送蓮姑歸家。自此或時來接，或時問隔幾日，兩下做起算來，也有一个月了。蓮姑一日與丈夫說：「你如今作棟，往杭州租下房屋，快快回來，與你商議。五星取些盤纏銀。」





子往杭州不提且說朱公子一日自來要接蓮姑家去蓮姑道我那丈夫嗔我與你做子句無常朱吉管家原說公子抬舉我們一場富貴如今弄得衣食反艱難了我便說公子是个貴人他怎生肯食言只是我不會開口說他忘懷了如今你打听外邊有什麼好做的生意我與公子借百十兩銀子與你做本錢趁將出來只要往還他便了也今日歡歡喜喜往寧波府開做養的生意去了若是回來要公子扶持他一番也是抬舉我一場公子笑道這百把銀子極是小事今晚你到我家下去睡蓮姑道今晚家下無人你尋別人去罷公子道我想着你要與你睡哩蓮姑

道我這邊房屋雖小且是精潔只沒有好鋪陳你着朱吉另取一付被褥來到在我家睡罷公子進房一看道果然精潔隨到家中忙着未吉取了披褥酒飯擺在伍家蓮姑故意放出許多妖嬈體態媚語甜言奉承他這一百兩銀子朱公子十分着迷蓮姑又去取了他頭上一枝金控耳到晚來二人做事比每常夫大不幫同公子問道與你相好月餘並不曾見你如此有趣原何今說這般有興蓮姑道在你家書房做事恐有耳隔牆故不敢如今在我家兩邊無緊防止得你我兩個還怕誰人拘束他怎的公子道原來為此從今再不到家中去也自此把這朱公子弄得



火熱無日不來且說伍星一到杭州他道此處乃省會之地若居于此恐鄉試秀才或衙門人役來往看見反為不妙不如往海寧縣中住下那个尋得我着竟搭了船往海寧縣北寺前賃下一間住房交了房銀隨往温州歸來不日一日到家見了妻子把海寧租房一事說與妻子得知蓮姑把借他一百兩銀子併假說寧波徵稅之事一一說了道銀子已拿來了我已藏在箱中你快去接了二叔與他一別我們便好去了伍星去營中尋着兄弟到家把朱公子之事從頭至尾說得明明白白如今嫂嫂着我來請你到家作別說得話元早已到了見了嫂嫂蓮姑預先

下酒餚擺將出來三人坐下伍雲一邊吃一邊想怒氣呼按不住一腔惡氣他道哥嫂在上那厮勢大當他不起你今得了一百兩銀子竟自逃去他一時怎肯干休他必然要來尋我那時我必殺他斷然償命倘是不致相殺竟害了我要我招成哥嫂那裏去了我怎肯說出動起刑法來又要吃苦我已定下一計在此但事未成不可先說恐和不容禍先行耳到明日我先把總名下告病退了兵糧哥哥明日先催下船把要緊之物俱搬放船中臨期空身下船竟去便了當日酒散伍雲竟退了糧伍星催了船隻把動用家伙一應器皿盡情搬在船中叫了兄弟只待下



船位雲道且慢着待五鼓出城可矣嫂嫂可自走去約了  
朱道明來家只說哥哥往寧波去了今夜接他來歇多備  
些酒只管勸他吃得十分沉醉待他不知人事之時嫂嫂  
先往船中安歇我與哥哥歸結一件公案五鼓出城開船  
便了說罷兄弟二人竟往衙坊去了蓮姑正出後門恰見  
朱公子半醉不醒的撞將過來蓮姑接着笑道我特來接  
你我丈夫拿了銀子方纔往寧波去了公子堆下笑來道  
姐姐如今同你往家去也一赤步同到伍家蓮姑把酒大  
碗送去與他吃一塊兒坐下了樓樓親親兩個調得火滾  
公子帶酒又行了些鳥事蓮姑重新又灌他十來碗酒至

黃昏時候果然人事也不知了伍家兄弟已進了門伍是  
怕送妻子下了船睡連忙進城趕到家中兄弟二人把朱  
公子抬在地下將上下大小衣服脫得精赤巾結金簪盡  
情取了把鋪陳捲起衣服之類打做一捆放下伍雲預備  
下五色筆墨把公子畫上一個天藍鬼臉紅眼眶紅嘴唇  
渾身五彩畫了一個活鬼就似那迎神會的千里眼順風  
耳一股模樣又把瀝青火上熬洋用了木梳把他頭髮梳  
通蘸了瀝青于木梳之上又去梳他頭髮那髮見了瀝青  
都直豎起來就是那呂純陽收的椰樹精一般十分怕人  
粧點得完已是五鼓城門已是開了着伍星拿了石塊到





朱衙大門上撞破一般亂打那門公報入裏邊一眾管家  
 想道這門打得古怪喚起了二十餘人各執鎗棍在手方  
 纔開門伍星聽見開門竟往樓上駝了鋪蓋出城這伍雲  
 手挑青柴一把捉起朱公子直到街上着寔嘴上打來朱  
 公子還是半醒的叫聲阿啣便往家中走來恰撞着朱家  
 正間大門火光之中見一活鬼往內搶入眾家人都吃一  
 嚇赫一齊亂打亂搥公子口中叫說是我人多亂  
 嚷中那裡听得出直趕到公子書房中朱道明急了竟往自  
 己床下扒進去躲一眾家人道好了大家一齊亂搥弄  
 血腥氣臭得甚緊地一定死了天已大明眾人把

鎗鎗將出來仔細一看見身上蓋的一般把水去潑在身  
 上一冲見肉是白的許多鎗孔又將水把臉上一潑雪白  
 一付好臉眾人上前仔細一認叫聲不好了不知被何人  
 用此惡計如何是好他父母在朝妻妾俱在家的聽見丈  
 夫被人枉害看了尸首便搥天搥地一般哭將起來家中  
 男婦大小一齊大哭止有朱吉說昨夜相公在伍家去歇  
 一定是他家謀害一齊去看止留得一張桌子兩張竹椅  
 一張涼床其餘寸草也無大家齊說是他謀害不必言矣  
 竟往軍營來尋伍雲眾行伍道他告退錢糧已五日矣眾  
 人只得歸家說伍家逃去一時那裏尋他須臾諸親各各



一齊聞說而來一面調停入驗一面赴府告理那太府見是當朝公子自然推理差捕究竟起來人是你家家人搬死的與他何干况又無証見乃搏風捉影之事那裡究得只索慢慢拖繩放了這伍家船隻竟往海寧住下蓮姑取出前銀兄弟二人販些羅羅生意已發千金不想蓮姑向與朱公子十分愛極之時身已受孕後來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兒子肩清目秀儼如朱道明一般伍雲道哥嫂在上此子不是親骨血仍是朱家孽種我弟兄二人辛勤苦力押了家私終不然又還仇人之子拿來溺死了罷伍星見

妾身所有怎忍一旦棄之如今叔叔年已長人尚無嫡婦妾身年幼必然還有生育存下此子薛薛

子侄將此子付還朱家使他不絕宗薛薛

家雖是謀奸原係明求亦非強佔這死亦慘薛薛

餘金亦不為無理台將此子斷乳送還使朱門不幸中之

幸也伍氏兄弟連聲道好其年伍雲娶下一房妻室就是

海寧東門外人次年就生一個兒子蓮姑生的已是三歲

那瘡瘡痘已出完了遂斷了乳蓮姑次年又生一子與伍星

道如今子侄都有可將朱子送還伍星道怎好送去蓮姑道誰着你上門送去但只須我寫數字付與朱吉直道其





事待至夜間把字縛在宋兒身上天不憐兒門他家便知分曉了。伍雲道：嫂嫂，你寫下書來待我與你做個賣老，送他去罷。連姓次日寫了一封字兒，又把何時取公子頭上的金挖耳一總封了，縛在朱兒身上，炒了乾糧糕餅之類，儘喫了盤費，別了兒嫂妻子，竟往永嘉而來。不只一日到，了永嘉進得城來，已是上更時分，投了酒肆，吃了酒飯。睡到天早，天色微明，抱了小兒，竟至朱家門首，輕輕放下他。即時避去，只見朱家開門，正是朱吉住街上來，曉得小兒哭啊連，慚面頭，見一個三四歲的娃子，哭响朱吉，只見吃了一驚，往下一看，那娃子的面貌，竟與亡過公子的容貌



一般，又見胸前衣帶上縛着一封書，上寫瀛州府永嘉縣朱府管家開折朱吉，想道：不知什麼原故，正在那裏思量，不想朱尚書已告致仕，歸家半年多了，終日為着無有子孫，十分煩惱，其夜三更時分，他與夫人皆得一夢，夢見道：明見子說與爹娘，不須煩惱，你的孫子今日到了。醒來夫妻二人正在說夢，兩下一般言語，只見朱吉抱了娃兒進內，傅與王尚書小姐得知，那公子妻房聽見，慌忙傳與公婆兩老，口兒都在堂上，先把娃兒一看，兩老人家見他面貌，儼如兒子一般，暗暗稱奇，忙把字兒拆開，見一枝金挖耳，媳婦上前一認，道：此挖耳，乃媳婦之物，上面有字，四年前



丈夫取去挖耳遂帶于簪上後來媳婦取計云已被伍家蓮姑要了原何在此書中必有原故快將書看上寫着

君家公子逞豪強 奸偷人妻入洞房

幸爾朱門生餓孽 陰功培植可綿長

後又寫此子生于嘉靖三十二年癸丑歲正月十七日卯時其間事體問朱吉悉知朱吉便道是了小公子是伍家妻子所生寔大公子親骨血也眾人齊問把那年汲水情由後來謀害之事一一說知媳婦道向來無處尋獲想他必有人在此快着人四下跟尋送官究罪朱尚書道不可當日之死乃是不肖子自取其禍况人之生死亦是未生之前註定豈能改易如今蒙他送還此子極大恩德遇着不明之人恨已入骨早早送死矣况寄來詩上還勸積陰功培植豈可恩將仇報乎今日我們正是

不幸中之幸 無孫竟有孫

即時分付管家把娃兒沐浴更衣接取諸親各自齊來吃酒悉道其詳就席上取名朱再輝尚書自此放生戒殺齊僧飾施修橋砌路愛老施貧裝修佛像賈糶錢糶租免利持齋念佛惜字敬書一應家人不許生事害人足跡不履公門極惡一入人家竟變為清涼世界王小姐一心看管再輝直至二十一歲進學其年萬曆癸酉登了鄉榜次



年甲戌中了進士後來知覺伍家蓮姑是他親母差人到  
處尋訪竟無踪跡伍氏弟兄已極富了子侄已進了學俱  
冒隆於後在朱氏日行陰德再輝貴矣在蓮姑存心還子  
孫絕朱氏之後伍氏富矣豈非天之不錯乎  
一評 總 井邊午見林姑席上便思眠婦豪奴一說愚儒便從  
喜巧媚謀成百金令親夫遠遊千里伍雲鬼計勝比  
神謀朱子家兇恠于國法百金贖得千金子一世傳  
流萬世宗蓮如一片仁心天意十分厚報朱門日右  
陰鷲子孫世代冒隆

第續十又回

黃煥之慕色受官刑

吳歌咏尼僧

尼姑生來頭皮光。拖子和尚夜夜  
三個光頭好似師弟師兄拜師父  
只是鏡發緣何在裡床

元朝杭州臨平鎮上有一尼姑梵林日因寺層巒疊翠  
烟霧橫斜飛閣流丹琉璃鱗次幢幡翠寶蓋飛揚旛掃  
山花爐焚檀降正是

琪樹行行開白社 香雲滿地透青霄



寺中一個老尼年三十二歲法名本空有一少尼年廿四歲法名玄空其年萬曆己丑歲有一宦家姓田住于長安因事被逮小姐年方二八因而避入明因寺投師授戒法名性空本空見他性格幽閒態度幽雅况几席間日多吟咏丰采異常使彼為知各但是宦家夫人小姐到寺燒香隨喜都是知客信件此寺向靈遊客光棍因而生事本空具呈本府求禁游客太守將宋朝仁烈皇后手書三十二字與尼貼於本寺

衆生自度

佛不能度

欲在其心

先誠其意

無視無聽

抱神以靜

罪從心生

還從心滅

於是門禁甚嚴人罕得進惟每年六月十九日觀音成道良辰是日大開寺門二三女尼集于殿上誦經人可直抵寢室次年庚寅六月十九日滿街男女集聚在寺但見知客顏色殊麗體態妖嬈見者無不噴噴垂涎適值鎮士典當舖內徽州黃廷者名金色字煥之乃當中銀主少年美貌俊雅超群慷慨風流美哉藉藉因慕西湖山水在臨平鎮上當中讀書便往西湖游玩也不期十九觀音勝會他聞之即往隨喜一番一到殿前偶見知客如醉如痴在殿角







頭踱來踱去，那裡肯回。本空每因缺之，往當典錢，見他常  
 在當中與被入謹狀，有些西面，因此拿一杯香茶，叫道：相  
 公過來請茶。那煥之聽見滿心歡喜，過來與本空立空二  
 尼施禮，見了知客，分外深深作揖，道：多謝師父美情。小生  
 正渴如得瓊漿，念小生何敢當之。老尼道：清茶何勞致謝。  
 那煥之口裡喃喃答應，眼睛不住的一眼看了知客，性空  
 也動心，情見他不住的一眼看着，恐被人見，托事進去，煥  
 之見去，如失珍寶一般，快快不樂。天色晚，將下來，道  
 場已散，再望不見出來，再往也不像樣，只得別了本空，  
 空取路歸去，到得當中，一心想念，次日復去寺門，緊閉無

計求開，不再復觀矣。到了七月中旬，本空持衣一件，到  
 中典錢，恰好煥之突出，見了本空，嘆容可掬，道：日前重蒙  
 賜茶，請師父到裡邊待茶，本空只得進到書房，坐下命僕  
 烹茶相待。道師父你出家人，典錢何用。本空道：乃知客命  
 來典的，因他父母是頭宦，一時被權臣譖害，進京，後來伊  
 故在京師，今乃中元令節，是目連救母生天之日，各家追  
 薦亡鬼，知客思念父母，無錢使用，故着我來典錢煥之，味  
 道原來知客這般孝順，不枉縉紳之家。我有錢五百，煩  
 使用，此衣送還本空，再三懇留煥之，立意送與，煥之知客  
 言及高情，知客已知十九日留茶之人，惟嘆而已，未免着



錢使用過得幾日乃一官家夫人欲誦法華經道場一晝  
 夜受得銀貳兩知客覓本空加利送還黃生本空送去  
 黃生留坐于房煥之咲曰師父差矣我因功名蹭蹬方將  
 持貲助修殿宇需須微物要還前日何不留衣為質留吃  
 了茶堅辭不收而別本空回以黃生之言語之知客曰黃  
 郎何許人乃能喜捨如是耶於時欲探隱情遂手製飯飪  
 數百枚浼本空持去煥之見說知客手製送他喜出望外  
 道師父喜殺小生也便留他到後房着僮子炊煮同與師  
 父享之於是二人對坐各以眉目傳情黃郎想道若不先  
 圖此人終難做事其時四顧無人上前樓住本空尚在青



年心火難按順從其意須臾事畢厚贈本空道我有金簪  
 一枝乞轉送知客本空曰即君得臨望蜀乎煥之咲曰真  
 我知心人也辭去到寺見了知客道黃郎着我送你一隻  
 金簪知客曰此物奚其至哉擲於地下本空訝曰彼以喜  
 捨我們何得怪乎知客曰此非師所知也本空說何所見  
 而知之知客曰黃家當開幾年矣尼曰我務小時開的想  
 有三十餘年矣知客說黃郎幾年上來的尼曰我已見他  
 三年了知客曰三年間曾有喜捨否尼曰喜捨出一時善  
 心向來曾未有也知客曰處師之言黃郎實有他意非喜  
 捨也尼曰如今此簪何以見之知客曰這事不難師可即



持簪去說與黃郎檀越既以善心喜捨合寺並皆感仰今  
 檀越且收貯此簪待鼎新殿宇一時來領白金耳他若無  
 他言師且留之如有他意必然另有一番說話師悉記取  
 歸來說與我知尼只得又去煥之咲曰師父來何速也本  
 空取出金簪送還又將知客所言一一說知煥之曰此話  
 我已知之有書數行幸為我致意知客乞師萬勿見阻尼  
 曰事成之後何以謝我黃曰成事之後當出入空門耳尼  
 咲曰快寫煥之援筆書曰

自謁仙姿徒深企想緣性分淺不獲再觀丰儀欲求西  
 域金身見憐下土愧非漢武真降仙姬切切痛願候

晝夜聊具金珥以作贊儀不過謂裴航之玉杵白他日  
 一 大奇事耳奈何不慨存也

本空得書持歸送與知客性空折而視之咲而不言次日  
 取紙筆書札復云

標凜冰霜請按縮削髮空門禪定條爾將期忍承金珥寵  
 頌如納講請盤之內離深感佩不敢稽留謹蹈不恭負荆  
 異日

浣本空送去煥之一見讀之愈增思慕於是留尼雲爾私  
 贈金帛要圖方便尼許以乘機遣會我來通你消息煥之  
 叮囑再三辭去歸見知客微露其機說書狀見你回書





讀不已。一心想着天鷲肉吃哩。知客咲曰：年少無知人，大如此，不要理他。便了口內，雖與本空如此說着硬話，心中早已軟了。時時在念，每每形於紙筆，有一首詩書完，放於硯匣之下。詩云：

斷俗入禪林。

身清心不清。

夜來風雨過。

疑是叩門聲。

且說黃煥之自後朝思暮想，廢寢忘食，欲見無能，欲去不捨。一日，跋至前村雲淨庵，信步走到庵中，恰好這日老尼姑道人一個也不在庵，止有小尼姑年長廿一歲，名喚了凡，生得肌如白雪，贈以天桃，兩眼合秋，雙眉。見了黃煥之，道：「公何來？」煥之慌忙答禮道：「特來隨喜，仔細把來。」

煥之見說，止得一個老師，一個燒火老道人，僅三人而已。煥之見說，請令師相見。日家師纔去，買辦果品香燭去了。有夫迎候，請相公少坐，待小尼烹茶奉貢。煥之道：「寶庵自有道人，何勞親去煮茶？」了凡道：「隨侍家師，挑着素品之類，因此不在。」煥之聽見，止得他獨自一個，心下又起念頭，想道：「明因寺何無音信往來？若得他與我如此做一幫手，必妥當矣。」便笑道：「小師父，明因寺知客師父曾會過麼？」了凡曰：「極相知的。」又曰：「師父可識字？」了凡曰：「經典上，朝又誦讀，雖不廣博，尋常。」



略曉得幾個。煥之曰：師父可曾見玉簪記麼？了凡心知挑他故意說，寔不曾見。煥之咲曰：可曉得潘必正與陳妙常的故事否？了凡說他二人如今在陰司地獄里生。煥之說這小小風流，不過恁生便得下獄了。几道事雖然小，不知恁生得這般重罪。煥之咲曰：小師父，你可曉得情輕法重麼？如今我與師父奈何要知法犯法了。小尼說相公我是沒髮的，說也沒用。煥之見他甚有情興，便上前抱住要去咬嘴。小尼再三推阻，道：叫將起來，看你怎麼。煥之咲道：你將起來，我便直人進去，放出力氣，抱至幽室，扯下小衣，直抵其處。原來是半路出家的，且是熟睡得好。小尼道：可恨你這些惡少年，見了婦人，便要如此。煥之曰：誰叫你生此可容之洞。一時情興勃然，便要如此。兩下津津有味，情不能捨，約你明日可來得麼？了凡說明日王衙夫人在此誦經，後日初十也不能得。直至中秋二鼓，我掩上山門，你可悄悄地進來。我族你便了。煥之大喜道：我如期有事，與你商量，不可失約了。了凡曰：不勞分付，兩下辭別。煥之洋洋得意，而歸。即思面謀知容之計，已得到了。中秋當申管理人等請他賞月。

關山一點風月，雙清碧海，結其愁容。青天明其心事，華非假燭，一方正可中庭朗。自明樓五夜，潭回隴氣。



春秋與感夷夏同看喫瓜子於橋頭壁運房于水天  
童較新聲之曲婢傳長恨之歌俯仰松林如行水底  
徘徊江檻似濯冰壺枉魄長生皎女應能比色瓊樓  
高時嫦娥若不勝寒未識古時幾經興廢何知此後  
烟許悲歡玉人歌舞燭殘樹杪之光婆娑嗟夫頻顧  
樓西之影別憐兒女會憶瑟樽欲將絲絡挽回豈許  
魄陰障隔自上弦以至生魄未嘗一夕廢游或暢飲  
而與清談何可片時無友守拙幾同待覓分身願化  
爲蟾襟懷寂寞幾忘流連暮且酌酌醉醉直欲穩睡

終宵

之其意不在酒傾托辭曰前村有約賞月必不可辭請  
先盡興待我領彼盛情便來進出了箇中一步步走到橋  
乘約莫二更持分四顧無人把門一推是拴上的心下不  
然只聽得起拴响那門已扯開半扇煥之捱身進去隨手  
拴上見了凡素袂相迎煥之在月光之下看他比前日更  
加嬌媚做出許多愛慕之情問二老人家可安寢了寢了  
凡說他們心無掛念此時熟睡之矣看此月色未忍離  
與你月下談心如何煥之曰最好了凡曰君年幾何那方  
人氏姓甚名誰妻室有無煥之曰我姓真名金色別字煥  
之年已二十一歲徽州休寧人氏聘妻左氏尚未成婚先



收愛妾林苑花在家十八歲上到本鎮營內攻書了凡日  
觀君襟懷消酒態度風流我欲從你為第三室心下如何  
煥之大喜道雖得愛卿一點真心令我何福消受當日  
明之下交拜立誓慢慢蓄髮歸家永為夫婦正是

乃今已訂閨中婦

已後休敲月下門

二人立誓已畢了凡日以月為題聯詩一首以紀其事

碧空雲淨展琉璃

三五良宵月色奇

盈滿已過下世界

明宵尤訝一痕虧

向勞玉斧修輪影

願借金風長桂枝

人對嫦娥同設誓

清心端不負佳期

了凡持此詩到知客房以說他知客起身不語久之曰何  
偶有私心原無染了凡曰倘有知心客我願為君圖知客  
起索前詩了凡提袖不與固問其入知客附耳細語其故  
了凡曰莫非黃郎乎知客點首曰然了凡曰黃郎溫柔如  
玉爾真謂得所配矣遂出珍珠同心結二枚詩一首奉與  
知容詩曰

纍纍珍珠結

相將到大羅

知音頻帳望

莫擬謝鮑梭

知客曰此從何來了凡曰爾心上人托我致意向蒙憐心  
願結同心得叙佳期粉身以謝知容報然曰某落髮空門





何能為黃郎作兒女態耶了凡曰爾未識人道之樂耳倘飽其味日擁黃郎不令歸矣知客曰黃郎何足牽我方才了凡累促回音知客不肯又促再三知客拂筆為曰

郎情溫似玉

妾意堅於金

金玉兩相契

百年同此心

了凡辭出明因寺就道往黃家當中煥之接見延入內房出知客回詩誦之大喜控上房門與之譴浪良久而別說黃金色聘妻左氏年已及笄見夫家未有迎娶之期鬱鬱不樂久之成病明醫妙藥石上澆水父母知其心病令媒妁往黃家催娶黃家知時書差人到縣平投下悔之着

了進退兩難踟躕未結即往雲淨菴洗了凡轉致知客了凡只得為黃郎投明因寺而來與知客相見言黃郎想切求促會期知客泣下曰我非草木不近人情弟人遙地阻爾郎能飛渡耶了凡曰只要你訂一佳期我憑引爾室如何知客稅首不言了凡曰業已許久遲疑何益促之再四知客啟箴取白綾帕題詩於上

妾年方及笄

那知月下期

今宵郎其枕

桃瓣點春衣

付了凡持去密地送與煥之見帕上之詩十分大喜不意果然猶處子也喜躍過望已不得到夫晚共了凡同去見





說臨平鎮上有光棍五六人專在本地闖禍若尋出事來  
內中做至做好假意讚助詐得銀子大家平分以詐人爲  
業終日在街坊覺察人家有事幸災樂禍一有些需小事  
便捕風吹火弄得老大起來這是他們的生意上頭了他  
這些人每每見黃煥之在明因寺前雲淨庵裡走着心下  
懷疑初然見他是個財主又是讀書之人不敢惹他後來  
見本空了凡綢繆日甚便道夫何困尼姑乃是人人可捉之事  
况是有錢之人小小攤兒若不捉他却不當面錯過一椿  
好買賣也於是暗埋機局分頭緝探這一番煥之留了凡  
乞了夜飯至黃昏悄悄而來將近明因寺邊窺望見有人

探望似有心捉獲之狀不敢近前只得趨而避去如是有

二寺前之人如把守者遂歸當中留了凡同寢但心中大  
失所望夜來知客以候直到四更不至深自悔恨題詩怨

意是妙常更至  
歌等未經風雨潤

柔條先被雪霜摧

從今不學閉花草

總是春來也不回

和衣就寢天明了凡突至日夜來有五六人圍守寺門不  
能前進我同黃郎直至四鼓方回時令我早來請罪併請  
佳期知客憂形于色以詩贈了凡凡曰汝恨黃郎真飲  
水別客曰誰似爾登門覓漢價品玉蕭了凡曰汝未見



郎更知玉簫好品耶今晚始嘗之如何知客曰寺外有人  
真要如此再待後看必須無覺察者方可再圖了凡曰若  
是有人伺候必不進來毋勞囑我別去且說這班光棍聚  
話曰昨晚分明見有二人隱隱約約投寺而來後來徘徊  
退去知之奈何內一人喚名王七原是田副使家中走狗  
的人他明知寺內知客是士人小姐不好在眾人面前說  
得原故道你們做事真真莽撞比如捉賊見賊捉姦見姦  
盜夫不曾進內反把守了寺門何由而入必須放他進內  
從從容容慢慢爲之方可衆人一齊哄道王七哥之言極  
是遂皆散去至晚了凡約了煥之慢慢走至明因寺見四

無人把門輕輕扣了幾下只見本空出來開門放了二  
人進內引至知客內房相見歡喜至極本空擺出酒肴五  
人坐在一桌恣情暢飲了凡斟酒一杯奉黃郎曰

郎飲合歡杯

嬌花醉後開

復斟酒一杯奉知客曰

相逢成夜宿

檀越雲雨來

五人大咲煥之曰月前家父有書來云與妻在氏病勢危  
間促我歸娶我因戀愛芳卿不忍歸家不期今早詩音一  
至嗚咽不已今芳卿官室嬌姿向空門推避今家不棄以  
結三生借了凡爲媒本空主婚對天設誓以自負老大



一齊道好玄空列香燭于佛前促二人封天交拜各執一  
厄稱慶知客吟曰

旋蓄香雲學戴花

從今不着舊袈裟

寧操井臼供甘旨

分理機梭弃法華

試宿願知鴛被暖

年粧珠網鳳釵奢

禪心匪為春心賦

女子生而願有家

飲至三鼓各皆就寢煥之抱知客解衣而睡知客謂黃曰

平生未識燈花開

條到花開骨盡寒

願即愛護勿恣顛狂黃以白綾帕取紅知客嬌喘不勝黃

取燈下一翻白桃辨驗矣知客還留注黃郎在寺請書勿



許出來恐被人捉獲看了比往來取辨俱是了凡自即功

髮待長回到黃門道理光棍久察不見只疑外未及內不

知在內而不出外也在已年餘知客髮已成粧矣黃郎自

當料理治備干歸竟自放心出入早忘有人笑計一夕黃

有惡事要到當中方啟寺門一駭光棍肥媼之結伴連了

凡扯了道好個修行清靜法門敢為着這般污事我們如

今捉他二人到官憑官正法換之請饒情願出銀求人在

于光棍本欲詐錢到手便假意要放了誰知哄動了里甲

便要執定送官將二人竟自捉了下船直至杭州次早赴

府投首太守見象口一詞况黃尼二人皆無言辨竟每人



責了甘飯咖啡於府門之外着者擺山襄海而來內有者  
事者作詩八句以嘲了此

五更三點寺門開

多少豪家俊秀才

佛殿化為延塔館

鐘樓竟似聖夫臺

去年子弟曾有孕

今歲閨黎又帶胎

可惜後園三寶地

一年埋了許多孩

寫書成大字貼於府壁見者無不相笑且說明因寺裡因  
出門捉去之時裡邊誰不知道在黃家當裡只說黃煥之  
在寺中並不來尋雲筆卷只疑了此在明因寺裡又不在  
意知客日夜盼望黃郎不見到來只說當申料理竟不知



柳於杭州府前也一日知客正痴前間忽聞扣門甚急

為黃郎至矣玄空啟門見一少年云求見知客玄空只得

報將進去知客因為青髮不便見人又首玄空問道姓甚

名誰有何事故到來那少年答道我乃知客兄弟山元便

是知客也聽見連忙出來相見悲喜兩生便問兄弟聞

你向在徽州躲避在彼處可好麼山元道家姐七乖念小

弟一到徽州恰好遇二家兄弟為媒把小弟賣在黃家為

香奴比身安今權外已被直臣苦諫木山一解勢皆倒矣

聖上把從前被害之家自無罪罰一應放免今我家亦在

赦內向新州產依先給還今弟先來報知姐姐即往府間



具呈領給去也知客見說滿面歡喜道謝天謝地不期也  
 自今日說弟婦幾時得會麼田元道他父親隨後同他到  
 來弟今即去待弟一回同姐姐往家中去住重整家園說  
 龍山門次早已到杭州之到府前只見許多人湧首都看  
 那尼姑少年田元上前一看見柳條上寫着柳號姦騙尼  
 僧犯人一名黃金色只聽見一人說這個後生快快活活  
 一個人恰在這里吃這般樣苦田元問道兄知他是什麼  
 樣人那人說道他是徽州府人家中開一當舖在於臨平  
 鎮上因博識了尼姑家中妻子死了也不回去他在家中  
 十分快活的如今反受這般苦楚田元正待要再問恰好



三本方田乃同年田副策之子留至後堂吃茶田元稟稱  
 不經家老伯覆庇家聖上給還別產等物老伯推愛先  
 人求示給領太守道領物又說賢侄還見教家田  
 元稟道適見府門外柳號姦騙尼僧黃金色小侄寔為不  
 小向來在臨平當內攻書偶爾閑步往尼庵經過恰遇尼  
 姑出門別幹奏看一班光棍一時起意屈捉前來止望將  
 他解請誰知當內尚未知之那有銀子只得送府今黃生  
 及無人寄信連這三食不給死在旦夕但可恨這般光棍  
 老伯還該細密重處從是太守道領教送至堂上一面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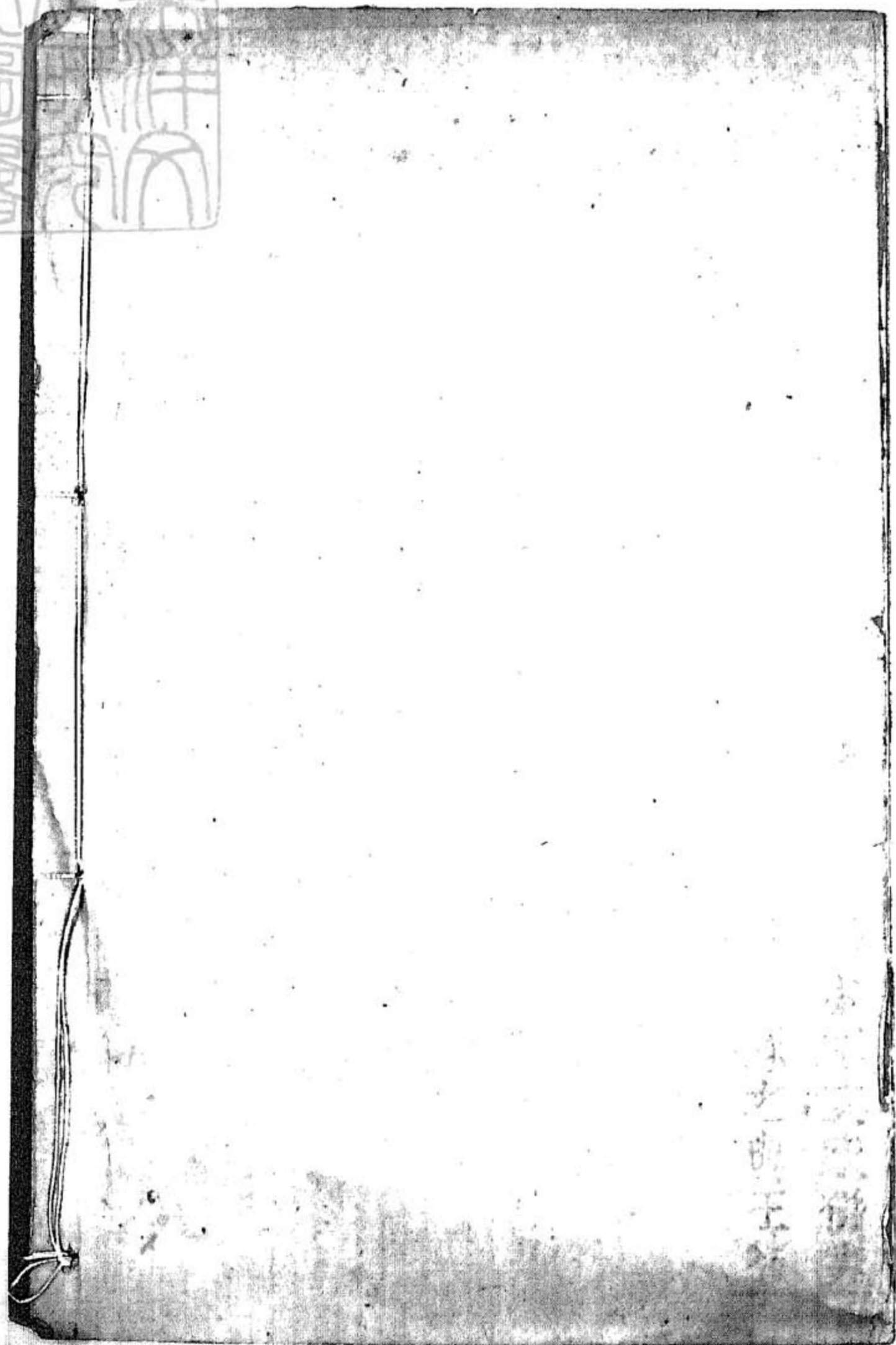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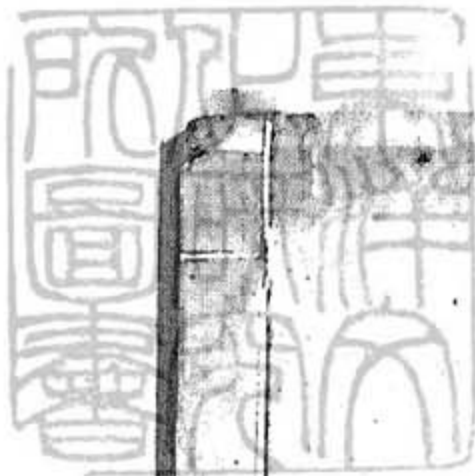
犯人開枷一面差人拿歸平鎮上尤棍重責須臾二犯開枷釋放道黃金色回家尼姑了凡還俗聽嫁不提且說田元歸來見了姐姐向時逃散家人聽見物歸原主一齊都走擁來到庵相見叩頭求收田元回道你各人且回待我誦符端正你須再來於是遂同向日管帳之人清查產業及原先一應所失物件有無之間依先成一官門規庫即時請了田小姐到長安歸家居住本空玄空二尼隨待把明因寺暫時封鎖恰好徽州黃家送着女兒到田衙完聚田元接進丈人住下整酒以待即日着人往臨平鎮上等取子賞金色到來與會入到當中尋取當中諸人同道

同在明因寺讀書人不來了着人陪往明因寺只見封鎖好的竟無下落正在懸想之間只見煥之同着了尼投寺而來兩邊見了各吃一驚煥之見寺門封鎖好生驚恐及同兩邊人皆不知細的只得同了來人忙到長安來見父親一見田元出接並不知來意延進內廳見了父親拜異又見妹子同了知客出來心下驚喜不定知客細語始末方知妹夫即妻子之弟田元也煥之與過父親妹夫之姐即媳婦也於是大開喜席團圓歡慶煥之密令了凡替妻以報同他受罪之情又過年餘一妻一妾纔到徽州拜見又伴那林苑花多年不見丈夫如得珍寶一般後奮志改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